

2018年

短篇
小说
卷

收获

文学排行榜作品选

《收获》文学杂志社◎编

2018年

短篇
小说
卷

收获

文学排行榜作品选

《收获》文学杂志社◎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年收获文学排行榜作品选. 短篇小说卷 / 《收获》文学杂志社编.--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702-0809-8

I. ①2… II. ①收…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8444号

责任编辑: 沈瑞欣 黄文娟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 邱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4.25 插页: 1页

版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48千字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2018 年收获文学排行榜中短篇组评委

宗仁发，吉林省作协驻会副主席，《作家》杂志主编。

苏炜，旅美作家与批评家，现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

顾建平，《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

吴玄，小说家，代表作有《陌生人》等。《西湖》杂志主编。

张定浩，《上海文化》杂志副主编，写诗和文章。

金理，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徐晨亮，评论家，《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

岳雯，青年评论家。

王苏辛，青年作家。

短篇榜专家评语

1. 《逍遥游》 班宇

(《收获》2018. 4)

金理：《逍遥游》有很高的完成度，很强的艺术质感。三个各自身陷一大堆生活麻烦的普通人出门“穷游”，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趟出游，特别像一部品质上乘、细节完美的艺术片。这一路上，既看山河风景，也小心翼翼地探入人心幽微的褶皱。尤令人称道的是这位年轻作者的艺术控制力，仿佛置身于暗夜，但也感受到光，而这光也是明灭不定的，就像小说所言“光隐没在轨道里”。班宇很善于处理这种交界的、混沌的人生境遇；耐心地缝合种种看似对立的两极之间的辩证关系，徘徊在明与暗、信与疑、希望与绝望之间，达到一种哀而不伤的艺术效果。

岳雯：如果没有小说，我们何以想象一个患了尿毒症的少女的惨白的生活呢？她的行走困难，她的虚弱，她的嗜睡，金钱的困乏导致她甚至没有基本能力去对抗疾病，她千疮百孔的亲情，她对友情的依赖，以及对爱情的那点卑微的向往……如果没有《逍遥游》所讲述的

这一些，我们无法在许玲玲的生命里再活一次，代替她将那些人间百味重新体味一遍，重新感受到，活着是如此艰难，可又如此有必要倾尽全力去争取。对我们来说，班宇是今年的新人，但他出手不凡。他对人世的深刻理解都烙在许玲玲的内心世界里。探寻这一切是艰难的，但毫无疑问是值得的。

苏炜：医患题材。入选篇目里有两篇写换肾透析的文字（另一篇为《换肾记》）。此篇的特点是，以各种“小日子，小琐碎”“小民俗，小景致”的絮叨叙述，写尽了一个底层青年人际和情感的辛酸。此文以庄子的“逍遥游”作题，结尾讲的却是苦中作乐的窘困“旅游”，深具反讽意味。

2. 《禁指》斯继东

（《十月》2018. 5）

金理：《禁指》中的人物尽历时代动荡，但斯继东以江南文化特有的风度与禀赋——明自然，顺本性，动静皆宜，这一风度与禀赋向内聚敛到一张古琴上，往外发散为曾、操二人待人接物的心性与践行——磨砺掉了风浪凶险，剩下人性的相携而行。尤其是小说将古琴曲式音调融入章节安排、人物命运与情节走向中，体现出作者对中华古典文化的熟稔与感悟。

张定浩：斯继东的《禁指》，语调素朴，气韵简净，读之令人清爽振拔。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比起那些匍匐在现实的藏污纳垢中并沾沾自喜于虚构善恶的小说家，越人斯继东有能力看到一种属人的优雅高贵就在世上人家的日用起居之间。

苏炜：此乃精品。清风徐来，久违的“真善美”馨香！古琴的清雅，人性的美善，琴人的超脱，琴事的沧桑，有世态真面却又刻意不沾世俗污腥，写来褪尽尘俗气、烟火气，让我有一种读老版《受戒》之感。此作以宫商角徵羽的古调号为结构“药引”，又以琴坛行家的识见与底气，将没有姓名的琴人“曾先生”写得血肉饱满而又飘逸出尘，有情无情，入世出世，难得的是以一个保姆（后成老伴）的自述口气，将人物故事与情感细节的起承转合写得自然动人而毫不夸饰煽情。“古琴”的意象在作者笔底下辉光莹莹，结尾曾先生却为救“眼前人”而不动声色舍去心爱的古琴，那个“一张琵琶一床琴又算什么”之叹，真是有得道悟道、醒世警世之大韵了！

3. 《道长》 阎连科

（《作家》2018. 3）

岳雯：对于短篇小说来说，留白是一种艺术。《道长》尤擅留白。对于道长来说，神的生活和世俗生活是并行不悖的。在两套生活体系之间，道长似乎有能力自如地穿行其间。小说最棒的是接近于结尾的细节，媳妇恼恨于孩子误将多的那一沓钱给了三婶，而道长对此却并无任何不快，尽管三婶信奉的是“隔壁的菩萨”。可是回家的路上，媳妇又将道长给的一千块钱给了三婶。这中间发生了怎样的心理波动。小说沉默着，但敞开了更大的空间。于是，我们感到，道长所信奉的神的包容与庄严伫立在这带着烟火气的人间。阎连科的语言有筋骨，耐寻味。短篇小说的神韵呼之欲出。

苏炜：高辨识度的好文字！叙述有体、有格，文字有节奏韵味。

故事展开在看似很小很窄的时空格局里，却写出了时势与人物的深度。结尾，道长媳妇把一口痰啐到道长脸上的一节，读来奇崛突兀却令人屏息、凝思。此作是又一精品。可以文中“多大的天都能装进瓶子里”来形容此作的特色。

4. 《杭州鲁迅二三事》房伟

(《收获》2018. 3)

吴玄：房伟的假鲁迅，跟真鲁迅一样悲怆，深刻。

宗仁发：《“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似乎在提醒我们妙趣横生也应是小说的第一要义，小说不过就是街谈巷议，太一本正经肯定不对。房伟大胆运用这个题材写出一篇好小说，真是应该点赞。这篇不可预期的小说，确给今年的小说园地增添了一抹出人意料的精彩。

苏炜：我本来一若文中所言：认为“鲁迅先生”之英名不可以此类虚构故事玷污。但读完此文后，我认为它构思奇特怪诞，同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深意，最后犹豫再三，决定把我的最后一篇留给此文。

5. 《特殊任务》肖克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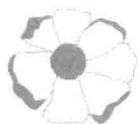
(《当代》2018. 5)

张定浩：肖克凡的《特殊任务》，以孩童历险记般的限制视角，为我们保存下一帧帧混乱年代里不受限制的生动与真实。大家庭的相濡以沫，老辈人的坚韧豁达，历历在目。

6. 《红尘慈悲》次仁罗布

(《长江文艺》2018. 5)

苏炜：藏地故事，藏家风情，充满斑斓色彩感和浓郁的画面感。受过现代教育、见过世面的“我”，须按藏家习俗和父母之命与大哥同享一个妻子。这种尴尬的境遇，拉萨乞讨与成为唐卡画师的人生历练，最后融化在“阿姆”的热胸之中，读来新异奇趣而感人至深。



目 录

- | | | |
|-----|-------------|-------|
| 001 | 逍遥游 | /班 宇 |
| 034 | 禁 指 | /斯继东 |
| 060 | 道 长 | /阎连科 |
| 070 | “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 | / 房 伟 |
| 108 | 球与枪 | /鲁 敏 |
| 135 | 特殊任务 | /肖克凡 |
| 162 | 红尘慈悲 | /次仁罗布 |
| 178 | 相 遇 | /薛 舒 |
| 197 | 换肾记 | /任晓雯 |



逍遥游

班 宇

我系一条奶白围脖，坐在塑料小凳上，底下用棉被盖着脚，凳子
是以前学校开运动会时买的，几块钱，一直用到现在，也没变形。身
后是居民楼，东药厂宿舍，一楼做了护栏，扣上铁罩，远看近似监狱，
晒蔫的葱和白菜垛在上面，码放整齐，一看就是有老人在住。倒骑驴
拴在一侧的栏杆上，我靠着墙晒太阳，风挺冷，吹得脸疼。许福明距
我十步之远，在跟刚遇见的老同学聊天，满面愁容。他见了谁都是那
套嗑，翻来覆去，我特别不愿意去听，但那些话还是往我耳朵里钻。

老同学说，你留个手机号，我跟我们班挺多同学都有联系，大家
回头一起想想办法，帮助帮助你。许福明说，我哪有手机啊，都让她
拖累死了。老同学说，真不易啊。许福明说，你说前两年，咱在市场
里碰见，那时我啥样，现在我啥样，说我七十岁，也有人信。老同学
说，那不至于，放宽心，还得面对，日子还得过。许福明说，唉，话
说得没错，但问题是，啥时候是个头儿呢。

临走之前，老同学从兜里掏出一张五十的，非要塞给许福明，说，
我条件也一般，老伴还没退休，给人打更，多少是点儿心意。我在旁

边喊，爸，你别要。许福明假模假式，推脱几番，还是收下来了，从裤兜里掏出掉漆的铁夹，按次序整理，将这张大票夹到合适的位置，当着老同学的面儿。

我坐在倒骑驴上，心里发堵，质问道，你拿人家的钱干啥。许福明不说话。我接着说，好意思要么，人家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许福明还是不说话，一个劲儿地往前蹬，背阴的低洼处有尚未融化的冰，不太好骑，风刮起来，夹着零星的雪花，落在羽绒服上，停留几秒又化掉，留下一圈深色的印迹。车过肇工街，有点堵，骑着人力车，非得占个机动车道，许福明办事一直都这样，没一件得体的。后面狂按喇叭，我有点坐不住，便吃力地翻身下车。身体太虚了，没劲儿，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趴在树上的熊，笨拙缓慢，几乎是骨碌下去的，半跪在道边，休息几秒后，起身拍了拍土，自己往医院门口走。就这样，许福明也没个动静，服了，任尔东西南北风。

医院冷清，我在长廊上等许福明。一个礼拜得来两次，在二楼做透析，护士都熟了，见我面点头打招呼，说，过来了啊。我说，啊，来了。然后问我，最近感觉咋样。我说，见好。护士还挺高兴，说，那就行，慢慢来。其实我心里知道，这病上哪能好啊，就是个维持。阳光从尽头的窗户里照过来，斜射在我身上，我被晃得有点睁不开眼睛。蒙眬之中，看见许福明也进来了，衣服半掖着，裤脚脏了一块，不知在哪蹭的，连跑带颠，去窗口交钱取票办手续，来回来去，忙一脑袋汗。我想，还是医院暖气烧得足，家里要是也这样就好了。前几天看新闻，说温度不达标，能给退一部分采暖费，这钱得要，投诉电话我记在哪儿来着，我不停地回忆着，越想越困。

但一躺在病床上，又什么都忘了。像是进入另一个纯白世界，蒸

汽缭绕，内心清澈，一切愿望都摸得着，想喝水，想吃东西，但吃上就吐，时间发生扭曲，像一条波浪线，起伏不定，有时候五分钟过得也像一个小时，挺煎熬。透析过后，有人活蹦乱跳，我是一点力气都没有，根本站不住，说话都累，得眯一会儿，才能稍微恢复，但也走不了几步，蹲着倒是还行，能缓一缓。挪几步，蹲一会儿，挪几步，再蹲一会儿，一般我就是这么走出医院的。许福明在身后，有几次想过来搀我，我都给推开了，不用他。他刚才是咋说的，我可都记着呢，快要让我拖累死了。

刚发现得病那阵儿，我跟我妈两人过。之前一年，许福明在外面又找一个，女的在玉兰泉搓澡，外地户口，带个小男孩。也不知道他俩咋认识的。反正许福明成天不回家，借着跑车的名义，在外面租个房过日子，怎么喊也不露面，五迷三道，好不容易过节回来一次，见面就吵架，连踢带踹，脾气见长。本来都挺大岁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着过就得了，但他就不行，蹦高要离，魔怔了。

我妈也挺倔，还到澡堂子闹过一次，裤腰里别着菜刀去的，但没用上。回来之后，听我几番开导，心平气和去离婚，也是过够了。办完手续时，正好是中午，我们一家三口还下饭店吃了顿饺子，跟要庆祝点啥似的。许福明情绪特别好，叫了俩凉菜，筷子起开啤酒，倒满一杯，泡沫漾出来，他低头吸溜一口，然后抬手举杯，要敬我和我妈。我没搭理，低头攥拢蒜泥，我妈跟他干了一杯，然后说，瞅你那样儿吧。许福明笑嘻嘻，也不说话。我妈又说，小人得志。许福明还是笑，说道，多吃点儿，不够再要。

可能许福明自己也没料到，好日子没过几天，这场病就将我们再

次连在一起。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刚上班不久，没啥积蓄，根本不够看病的。我妈挺要强，始终也没告诉许福明，后来把房子都卖了，我俩在铁道边上租房子住，就这样，也还没说，不指着他。但钱也是不太够，四十平的老破小，能卖几个钱啊，这病跟无底洞似的。

许福明还是听别人说卖房子的事儿，才知道我得病，灰土暴尘地赶过来，衣服穿得里出外进，气色也差，提溜几样水果，像是来看望不熟悉的朋友。我妈见他来了，也不说话，在厨房拾掇菜，我也不知道跟他说啥好，就一起坐着看电视，辽台节目，《新北方》，一演好几个小时，口号喊得挺大，致力民生，新闻力量。看了半天，许福明问我，咱家现在这种情况，能上这个节目不，寻求社会帮助。我气得要死，把他撵走了。出门之前，我听见他跟我妈说，你放心吧，我肯定管，管到底。我心说，你咋管啊，你能管谁啊，你是玉皇大帝咋的，管好你自己得了。

咣一声，大门关上，许福明的脚步声渐远。我妈把围裙解下来，端上桌好几个菜，还炸了鸡蛋酱，冒着热气，伙食不错。我妈坐在我旁边，我看看她，她看看我，电视里的交警大哥磕磕巴巴地聊着违章，我俩抱在一起呜呜哭。之前也没这样，都挺坚强的，这天就有点受不了。哭了一会儿，该干啥干啥，差不多得了，不然菜都凉了。

我妈走得太突然了，直到现在，我都接受不了，还没正式入冬，清早下趟楼的工夫，摔在水站旁边的井盖上，昏迷过去。我们刚搬到这边，邻居都不熟悉，看这情况也没人敢动弹，后来有人打了急救电话，这才找到我。那时我还没起床，浑身疼得不行，听到这消息，瘫在地上，站不住了，后脊梁直冒虚汗，眼前一片黑暗。

我给许福明打电话，让他赶紧过来，说我妈可能是脑溢血，情况

不好，快拉我去医院。他也着急，但正值早高峰，路不好走，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过来。接我下楼之后，发现等着我们的是一辆出租车。我问他，你咋不开车来？他也没说。上出租车后，又问一遍。许福明说，想给我拿点钱治病，车就先卖了。我说，用你管吗我，该你出头时，啥也指不上你。

我嘴上生气，其实也有点心疼，许福明指着那车过日子呢，前些年蹬三轮在南塔拉日杂，后来总算攒钱买了辆二手车，四米二的厢货，这还没养两年，就又卖了，肯定是赔。我家就这样，无论干啥，从来赶不上点儿。别人家赚钱了，看着眼红，也跟着往里投，结果轮到自己时，一塌糊涂，人脑袋赔成狗脑袋，没那命儿。

到医院之后，我俩直转向，哪都找不到，后来一顿打听，从里面出来个大夫，直接告诉说，人不行了，没抢救过来，让准备后事。我和许福明当时都傻了，做梦似的，一样不会，别人让干啥干啥，开死亡证明，买装老衣服，遗体送殡仪馆，忙得没空细合计。为数不多的亲戚朋友过来，扔了点钱，都同情我们。许福明还挺客气，对来宾千恩万谢，净扯没用的。晚上守灵时，我实在撑不住，几近虚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到后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许福明还没睡，抽着烟，对着我妈的遗像嘀嘀咕咕，好像还掉两个猫崽儿，离都离了，真能整景儿。

上午出殡，看我妈最后一眼，遗体告别时，我才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啥，哭得上不来气，心脏也跟着犯抽，口吐沫子，扯着灵床，死活也不撒手，惊天动地，好几个人都拽不走。后来工作人员都过来了，好一顿劝。下午许福明带我去医院做透析，我一句话也没说，躺在床上，感觉自己也像是死了一次，都看见魂儿了。后来想想，怎么也接

受不了，下趟楼的工夫，人咋就能没了呢。想着想着，又开始怨恨起来，妈你心可真狠啊，明知道我有病，怎么就能舍得扔下我自己走啊。

许福明搬回来跟我一起住，肩上扛一个包，手里拎着一个，跟他走的时候没区别，同样也是这套装备，像是报了个几日游的旅行团，兜了一圈，又回来了，白折腾。厢货卖了，可还得活，他又买了辆二手倒骑驴，一米二的板，挺宽敞，花了三百七，礼拜二和礼拜五拉我去医院透析，平时在九路家具城拉脚，每车六十，辛苦钱，装多少都得拉，活儿俏的时候，一天能剩一百来块。

从医院回来后，许福明在厨房炒菜，尖椒土豆片，满屋油烟，租的房子没有油烟机，做饭时只能开气窗通风，不顶啥用，冬天特别遭罪，不开窗户呛，开窗户吧还太冷，还好春天马上到了。菜端上桌后，我还是没力气吞咽，只吃两口。许福明嘟囔了句啥，我没听清，便又躺着睡过去。醒来时，已是晚上八点多，望向窗外，黑暗之中，景物漂浮，那一瞬间我竟觉得十分空旷，恍惚之间，想起以前看过的两句诗：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闭上眼睛，甚至能感受山风吹拂。屋内没有声音，我就这样坐了很长时间，然后起身喝水，翻开手机，看见赵东阳给我留言了，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回信息说，下午刚做完透析，目前状况良好。赵东阳说，过几天有空来看我。我说，没事，你家里也挺忙的。赵东阳说，也不忙，就是懒，最近跑沈北院区，一直没看见你。我说，转院了，医大二院治不起，冬天以来，一直都在九院做的。

我患病之后，社交极少，跟以前的朋友基本都断了，就跟谭娜和赵东阳还有联系。谭娜不用说了，小学和初中都是一个班的，住得也

近，上学放学一起回家，连体婴儿似的。赵东阳是初中同学，当时不太熟，整个三年也没说过几句话，后来我妈带我看病，有一次在病房外面，正好走个对头碰，其实我认出他来了，但没好意思打招呼，多年不见，而且是这种场合，没啥唠的。擦身而过后，他又追上来，碰碰我的胳膊，轻声问我，你是许玲玲不。我还没想好，我妈扭头替我回答，说，是啊，你谁啊。他说，咱俩以前同班同学，一六五中的，我坐你后面，赵东阳。我说，想起来了，你也没咋变样啊。赵东阳说，是不是，保养得还行。我妈看他穿的制服，问他，你在这里上班？赵东阳说，是，给医院开车呢，依维柯，送点医用耗材啥的，几个院区来回跑。我妈说，这工作挺好，是医院的正式员工不。赵东阳说，合同工，其实也不咋的，赚得少，就是稳定，平时不忙，上午一趟下午一趟。我急着告别，不爱提我生病的事儿，赵东阳还非得追着问，欠儿登似的。我妈跟他讲得很细，还指着他帮联络联络，其实他就是个司机，边缘人物，能力有限。看得出来，赵东阳听见这样的请求，也很为难。第二次见他时，医生没联络到，倒是给我买了不少吃的，还有大罐的营养品，白花钱。我死活不要，那也非得让我收下，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吃完啥效果都没有，我清楚得很。

我在医大二院做了半年多的透析，只要赵东阳当天不出车，就过来陪我坐一会儿，随便聊几句，有时候回忆同学，有时聊聊他们车队的事儿，人际关系啥的，让我帮着出主意。我能说啥，也不熟悉，就是赶着唠。他过得也挺紧，刚有小孩，媳妇还不上班，两人总干仗。我隐约记得他在上学时挺喜欢我的，但不敢肯定，印象模糊，联欢会时好像给我送过明星海报，那时候都兴这个。

谭娜来看我时，则完全认不出赵东阳，提醒了好几次，还是没想